

第三十九回 敘舊事岑母動慈懷 結新知劉生顯神勇

卻說劉電到得內堂，見岑夫人已在立待，因即上前叩見。岑夫人連聲請起，因還了半禮，道：“三相公途路辛苦！”因問：“府上令堂太太並尊嫂們，諒都納福！”劉電道：“家母、家嫂、雪妹都囑請老伯母的安。祇不知伯母幾時搬居在此？小侄一來請安，二來正要問問別後的原委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一言難盡。”當即吩咐岑忠先叫廚房收拾便飯。因說：“自從前年三相公起身後，愚母子候到第二年夏間總不得信息，又聞得對頭已去，五月間就辭了蔣公起身回來。到了揚州，恰好遇著家中報信的人，纔知對頭未走，家中房屋又被封鎖，途中進退兩難。因為老僕住在此間，祇得到這裏暫住。你兄弟也曾到許家探問，纔知三相公有書交與他鄰居周老人託寄。誰知這周老人死了，這封書竟不曾寄到。後來因賃這王鄉宦的房子，不想我內侄女當時遭族惡之害，卻正在此間。這王公是兩榜出身，極重義氣，夫人又甚賢德，極承他夫婦將內侄女認為義女，待如親生。後來老身會面敘說起來幸得姑侄相認，又承王親家不棄，就將他許了你兄弟。舊年冬間，催逼著完了姻了。”劉電初時以為岑生另娶卻是負盟，及聽到骨肉相逢，因親作親，甚是難得，又想到父親顯靈原說雪妹“不宜預佔，有妨親疏”，正是為此，便道：“天涯海角，骨肉相逢，是一件天大喜事！又以內侄女做了媳婦，親上加親，極是難得。明日還要請見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是弟媳，理當拜見。”

說話之間，飯已端正。岑夫人就令：“搬在這裏，三相公竟請自用。”因叫丫頭用大杯斟酒，道：“倉卒便飯，不要見怪。”劉電道：“老伯母莫說客話，請尊便。待小侄自用。”岑夫人道：“老身在這裏陪著，正好說話。”因說起：“前年起身時，你蔣叔有與你並許公的兩封書，因無便人不曾寄去，還在這裏存著，明日取來交還。”劉電道：“天各一方，若無的便，寄信實難。”一面說話，一面自斟自飲。喫過一二十杯酒，用完飯，收拾過了，因問：“兄弟進京後可曾有信回來？如今王公卻在那裏居住？”岑夫人道：“去年冬間王公選了山東寧海縣知縣，十一月初挈家上任去了。他兩夫妻也祇有一位小姐，又無親族，因此把家事盡託付與你兄弟料理。誰知王親家起身後，你兄弟又得了官進京去了。如今祇有我婆媳兩個督率家人在這裏照管。幸虧你弟婦賢能，不消我費心。前月你兄弟寄了一封家書回來，說引見時皇上試了他一道郊天表章，甚是合式，又蒙內閣程公十分關切，老身倒也放心。祇是如今倭寇作亂，這裏地方日夜擔心得緊，不知將來怎樣？”因問：“雪姑娘在府上可好？梅氏近日可健？”劉電道：“小侄自同雪妹到了江南，誰知許丈同他親戚往江西任上去了，因留下一封書信、二兩盤纏託他緊鄰周老人寄去。誰料這周老人死了，竟不曾寄去。及到伯母府上，又見房屋被官封鎖，因此祇得同了雪妹、梅嫂回家。自到家中，母親十分憐愛，一房同住，片刻不離，家嫂與侄兒女們沒一個不歡喜敬愛。老母去歲得病，全虧雪妹衣不解帶的服侍，真是難得。後來專差人到南安府去接許丈，誰知他親戚又調任了撫州，至今父女未曾會面。雪妹心中常掛念的便是許丈與老伯母兩位。小侄來時千叮萬囑與伯母請安，還有自己制作送伯母的東西帶在此。”岑夫人聽說，不覺兩眼酸酸欲淚，道：“我也是一般記念他，祇為路遠迢迢不能通信。從前原有相訂的言事，不料如今又有更張，祇恐將來不能如願。”劉電道：“伯母竟請放心，雪妹卻一心寧耐、矢志不移，諒許丈也無不樂從。祇要伯母作主，弟婦無言，為官作宦的人三妻兩妾也是常事。就是梅嫂在舍下也十分相得。他是深知原委的，說明日等待姑娘恭喜纔一同回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也難得。如今你這個弟婦是最賢德的，他常常對我說，你兄弟是不止一妻相守的，倒祇恐雪姑娘知道，心中不喜。”劉電道：“這一發不然。當日父親之靈原與雪妹說過，雪妹已自知‘不宜預佔’，現已應驗，豈有不悅之理？”岑夫人聽了，轉愁為喜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倒是老身的造化的。”劉電又問道：“伯母方纔所說，弟婦如何便知兄弟不止一妻相守的？”岑夫人笑道：“他也不過是預料的話。”因問：“三相公幾時往山東完娶？”劉電因將此番服同兄長進京，並到這裏的原故說了一遍。岑夫人歡喜道：“三相公不遠千里而來，老身感激無地。今去完姻，老身還有些微物帶去。若日後搬親回來，務必要到這裏住些時，切不可徑自回去了。”

劉電道：“小侄一定要回來請安

的。”因說：“今日見過伯母，明早就要稟辭起身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三相公千里迢迢到此，總有事也須屈留三天。”劉電道：“已與家兄訂定日期，況到了山東還要耽擱，領有咨文是不便久遲的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祇留明日一天也罷。”因吩咐岑忠道：“將三相公行李搬到內書房，途路辛苦，請早些安歇，明日再敘罷。”說罷回房。

此時文進已是岑忠相陪酒飯後，回船安歇去了。當下岑忠掌燈送劉電到內書房來，道：“明日再與三相公磕頭，老婆子在三相公府上，不知可安好麼？”劉電道：“原來你就是老掌家，梅嫂在那裏甚是相得，如今與姑娘們都是同桌喫飯的，身體也甚康健。來時叫我致意你，不須掛念他，說日後要與姑娘一同回來的。”岑忠道：“承老太太、娘娘們的抬舉，祇恐在那裏攪吵。”劉電道：“祇是怠慢他。”岑忠將被褥鋪好，隨即出來。這邊劉電安歇不提。

原來岑夫人與劉電在內堂說話，大娘子都已聽得，又在暗中看見劉電氣概不凡，及岑夫人進來，因說：“這劉公子將來必然貴顯。目前喜氣重重，不出一年定食天祿，祇不知何故面上帶著一股殺氣未退，明日母親問他路上可有著氣的事麼？”岑夫人笑道：“明日待我問他，試你的眼力。”一宿無話。

次日劉電起來盥洗畢，取出雪姐送的東西，卻是一個小小綉袱，用針線縫好的，上面小小一條紅簽寫著：“乾娘安啟”四個小字，格外有四匹細葛是劉電送岑夫人的，都叫小丫頭送了進去。岑夫人當下將綉袱拆開，裏面卻兩雙月藍緞子挑線的膝褲、兩雙石青素緞鞋，一封不緘口的書函，上面敘說拜別後記念情節，後面有矢前言終身不易的話。岑夫人一面看，不覺兩眼澄澄淚落。看畢遞與大娘子道：“怎叫人不想念？”大娘子看畢，道：“原來這位姊姊也是能書識字的，明日母親寫回書與他，就把女兒的心跡與他說明，使他放心勿慮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你就與我代寫罷。”

當時岑夫人出到書房，就將蔣公從前所寄之收交給道：“三相公起得恁早，如何又要你費心？”劉電道：“這是那邊土產，不過千里鵝毛之意。”因將書拆開看了，上面也是敘別後記念想。如何並無回音的話，就念與岑夫人聽了。岑夫人道：“雪姑娘與我的書就與三相公所說一般，明日老身與他一封回書，叫他祇顧放心。這段不得已先娶的情節，諒三相公自能轉言。”因道：“你弟婦要出來拜見。”劉電道：“不須勞步，竟到裏面見罷！祇是不知，不曾備得禮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不消。”因領劉電到上房來，這邊大娘子正待出來，看見老母同劉公子進來便退進裏邊，在下首站立

。丫頭在地下鋪了拜氈，大娘子口稱“三伯”，端端正正朝上四拜。劉電還禮畢，道：“不曾備得賀禮

因問了老太太並兩嫂嫂、雪姐姐的安，說了“請坐”，纔退入內間去了。

劉電道：“恭喜伯母，果然好一位賢能弟婦。”說著，就要出來。岑夫人就留住坐下，因叫丫頭取茶點心來喫，因問：“昨日三相公在路可曾著甚麼氣來？”劉電見問，卻一時不解其故，因說：“昨日中途正遇一隊倭奴劫掠客船，內有一船卻是結義弟兄的家眷，恰恰小侄遇著，因忿怒砍殺數賊，隨有官軍到來將倭奴殺退，幸得保全；其餘客船遭劫殺的甚多。祇有此事，別無著氣，不知伯母如何問及？”岑夫人卻笑而不言，當下喫過了茶。劉電因說起：“我僱來的那個船家卻是一個好男子，殺倭寇時甚虧他出力相助。今在湖口守船，須邀他來喫飯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不須三相公費心，我已著小家人前去邀他，就同他把船移到後牆門來，省得遠去照料。”因說：“這裏後門外便是湖汊，沒人往來的，上船最便。還有一個花園，如今早桂盛開。老身祇收拾兩三樣嘎飯，在晚香亭上賞桂，祇是沒人相陪。”因帶了小丫頭同劉電到花園裏來觀看。未到園亭，已聞得桂香撲鼻。進得園來，岑夫人即著老園公開了後門：“看三相公的船來了，叫他就停泊在門首，酒飯送到船上，請他甚是近便。”因就請劉電在花廳上喫早飯，叫小家人伺候。吩咐畢，岑夫人回進上房，對大娘子道：“你的想法實是不差，昨日他果然就殺了數賊。祇是日間之事，如何到晚還有殺氣？”大娘子道：“凡是殺戮大事，須過一晝夜氣色纔轉。方纔稱讚那個船家，不知他相貌貴賤邪正何如？”岑夫人道：“待明日送他出後門時，自然看見他了。”

這日婆媳兩個商量寫了一封家書，並將送蔣宅的東西收拾停安。岑夫人還要與雪姐回書，大娘子道：“寫書容易，但他此時到山東完姻後又要進京，想來總未得回家，帶去也是無益，不如等他轉來時到這裏帶去的為妥。他若肯應許了，是決不爽信的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你見得極是。”

當午，設席在晚香亭上。岑夫人叫丫頭送了三杯酒，看上了兩道菜，道：“三相公請自在飲幾杯，老身暫且不陪。”劉電道：“伯母請便，小侄必不作客。”岑夫人又吩咐小家人殷勤伺候，纔轉身回房。一面又搬送酒餚到船上，請文進暢飲。且說劉電見岑夫人以至親相待，心中歡喜，對著桂花開懷暢飲了一回，因問：“船上可曾喫飯？”小家人道：“已送上船去款待了。”劉電此時已覺有幾分酒意，因索飯用畢，又在四下遊玩了一回，因踱出

後門來觀看，正見文進在那裏舞倭刀頑耍，因問道：“喫酒不曾？”文進收住手道：“承這裏老太太所賜酒飯十分豐盛，因此喫得醉了。”劉電道：“今晚再過一宵，明早一準起身。”因說：“我看你方纔所舞刀法尚欠傳授，祇好舞弄頑耍，卻上陣交鋒不得。若遇識者，豈不見笑？”因乘著酒興撩衣束帶，接過雙刀，擺開腳步，使動身法，舞得那兩口苗刀如兩條雪練盤旋，看得文進眼花撩亂。此時岑夫人卻閃在門口觀看，因叫小王媳婦悄悄的請了大娘娘來看。

且說劉電舞了一回刀，對文進道：“這雙刀係對面交鋒短兵相接所用，若馬上交鋒必用長槍、大刀為主，其餘兵器俱不出此兩般用法。你既能使那竹篙，便可習學長槍。你取那篙來，我使一路槍你看。”文進欣然到船取了那竹篙到來。劉電接在手中，雖不叫重，亦頗稱手，因把來當作長槍，便一個身法，就地一轉，打了個大鱗翻身，然後使開身分，舞出那三十六路梨花槍法，真是“寒風颯颯從天降，冷氣紛紛捲地來”。使到了精奧處，把篙一攪，打起一個花頭有車輪大小。誰知這鐵心煉得不精，劉電使得力大了，祇聽豁喇一聲，那篙頭折斷了二尺有餘。劉電收住手笑道：“尚在陣上，豈不誤事？這終是煉鐵不精，以致斷折。”文進拜服在地道：“倘得隨鞭執鐙，願拜為師。”劉電扶起道：“以你的膂力，盡可習學。”文進道：“小人時常使耍，以為十分合式，誰知禁不起相公的神力！”劉電道：“你還不曾見山東一位蔣老爺，他使的鐵槍還重十多觔，使起來真是神出鬼沒。我此番正要到那裏去，你若肯同往，何愁武藝不精？”文進道：“小人情願相隨，祇恐老母不從，也是無奈。且待明日到家與老母相商，若得應允，便可服侍相公同往。”正是：

壯懷已有從君志，孝念還當順母心。畢竟不知文進後來果否相從？且聽下回分解。雪姊書緘一段，婉妙無雙，令前半文章通身色澤。劉電試篙一段，神彩煥發，令後半文章通身緊湊。讀此回看文進必要寫作一條好漢。卻因後文有許多要他出力之處，是不得不預為他佈置一番。作文如萬派洪濤，穿山透石，須知同是一個源頭瀉出，知此便能得演義三昧。